◇故人旧影

任女士谈汪曾祺

[苏州]王道

《汪曾祺与女作家交往轶事》出版后,我在书里看到了任俊梅女士的名字。这不就是我认识的“高邮任奶奶”吗。

任奶奶,名俊梅,做过中学老师和师范学院的老师。她带过高中班,也带出来不少好教师。任俊梅为人开朗而直爽,读书极多,中外文学经典,近代历史,连谜语书都读过几本。她说自己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,就以出谜语方式作为引导。

她的丈夫杨汝祐先生是汪曾祺的表弟。早在1981年,汪曾祺就回乡认亲了。那是汪先生时隔几十年后第一次回高邮,在他题字的“北海大酒店”书匾前,与表弟杨汝祐合影。开始时杨汝祐还觉得对方是大名人,有点不好意思,但是汪曾祺主动挽起了他的胳膊,谈起不少童年旧事。

“晨兴寻旧郭,散步看新河。锭舶垂金菊,机船载粪过。水边开菜圃,岸上晒萝卜。小鱼堪饱饭,积雨未伤禾。”这首诗是汪曾祺书写出来赠给表弟杨汝祐夫妇的。听任俊梅说,这是汪曾祺回乡后,早晨踏着露珠寻觅古迹时,有感而发,但善因寺不见了,北关城墙不见了,关帝庙不见了,一条新河开了出来。百姓在继续晒萝卜干,船家依旧种着金色的菊花。任俊梅说,这些场景如果在张爱玲笔下,估计会写出一些残忍而惊悚的情节,如曹七巧就生活在这样场景里。“可是在汪先生的文字里,只是小小的感伤、抚慰式的怜惜,使人觉得分外温暖和蕴藉,还有一些悲剧的美。”

汪曾祺的画也很受读者喜欢,他特地写两幅扇面送给杨汝祐,其中一幅为梅花,因为表弟媳名字有个“梅”,便题写“几生修得到梅花”。另一幅则是“秋色斑斓下的几行新雁”,淡雅、可观。

任俊梅说,汪曾祺三岁丧母,但与外婆家的表兄弟却玩得很好,小时候还在一起游水、捉蛐蛐,看小说、写大字,有时还去大运河看鸬鹚捉鱼。汪曾祺写过杨家,“杨家本望族,功名世泽长。子孙颇繁盛,君是第几房?几时辞旧宅,侨寓在他乡。与君未相识,但可想清光。葭莩亲未远,后当毋相忘。”汪曾祺在一次面对杨家表亲来拜访他后,作了这首诗。

任俊梅说,汪曾祺家庭条件算是不错的,小时候几乎没有吃过苦,到上大学时因为打仗,家里的钱寄不过去。即便处于很穷困的状态,但他作品里的感觉还是丰盈的。“我记得他有一次写跳舞,好像是《星期天》,里面描述跳舞的内情,一看就是会跳舞的行家。慢三、慢四、探戈等,那种感觉,外行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”。

任俊梅女士为我们准备了午饭,昂刺鱼汤、红苋菜,汪曾祺都写过的。

吃完饭后再次参观杨汝祐先生的书房,在平时练书法的案子后的书架子上有序摆放着任奶奶的照片,其中有一张是彩色的,头上戴着帽子,照片颜色应该是人工上色。我问任奶奶是什么时候拍的,她说好像是中学的时候,因为戴的帽子是“冬妮娅”戴的那种,冬妮娅就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女主角。

任奶奶说,在去了很多国家之后,她觉得一个地方的人,总要有点审美的意识,譬如插花、欣赏自然之美,还有就是对身边事物的关心,大概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。他总能写作出生活的寻常之美,但又不是那种极流行的东西。与任奶奶谈汪曾祺,似乎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清清淡淡,家长里短。期待任奶奶能多写点有关汪曾祺的文章。

繁星 水心题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青春纪事

穿裙子跳舞的背影

[上海]肖向丽

收到一封远道而来的信。土黄色信封上,一枚椰树林邮票印着千里之外的城市邮戳。

小心拆开,几张泛黄的旧照片轻轻滑落,是二十多年前的我。一同落下的,还有一张淡蓝色散发清甜果香的便笺,上面字迹清浅:“谢谢当年的赠与友情,鹏云。”

初识鹏云是在高中开学日。陌生的教室里,新生三三两两闲谈,喧闹不止,忽然一声清亮的呵斥声划破嘈杂:“把你的手拿开!”

所有目光聚向声音来处:一个留着短发、穿着灰色运动装的同学正涨红脸瞪向身前的男生。原来男生误将鹏云当作同性,随意把手搭在她肩上。就这样,开学第一天,全班记住了这个短发女生。

刚入学时,鹏云的成绩中游偏下,但她很用功,与她成为挚友后,她会拉着我一起背书、做题。偶尔闲暇,她就抱着篮球奔向操场。才过了一年,她的成绩挤进班级前三。

我一直奇怪她为什么不留长发、不穿裙子。她回答干脆:“太麻烦。”

一次,鹏云忽然问我想报考哪里的大学。我尚无规划,反问她的心意,她脱口而出:“我想越远越好,最好能浪迹天涯。”后来,鹏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考入南方一所离家千里之外的985高校。距离渐渐冲淡了交集,我们慢慢断了联系,我只能从同学的零星闲谈中拼凑出她的近况:读研、读博、留了长发、学会了梳妆,愈发温柔知性,早已不复少年模样。

那年我回乡下婆家,婆婆托我劝读高中的侄女。侄女整天一副假小子打扮。侄女从小被当成男孩养,十岁时家中添了弟弟,全家重心开始围着弟弟转。

看着侄女,我骤然读懂了多年前的鹏云。那些年的中性穿搭、刻意疏离、执意远走,不是偏爱洒脱,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逃离与重塑。她想远离原生的桎梏,在无人定义的陌生天地里重新养育自己。

我在同学群添加了她的微信。可时隔经年,一句生疏的“你好”后,再无多余话题。那段滚烫纯粹的友谊,终究留在了十几岁的盛夏。

可我会永远记住她的微信头像:绿茵草坪上,一个白衣白裙的女孩背对镜头,踮脚起舞。她一手轻提裙裾,一手高高扬起,裙摆随风翻飞,像一只轻盈欲飞的白蝶。

虽是背影,我却能想象出她的模样,是少年时肆意张扬、永远明媚、永远朝气蓬勃的笑脸;也是历经岁月沉淀后,与自己温柔和解的模样。

